

※ 研究動態 ※

飛翔的人面魚——談兩晉與前涼王朝 對《山海經》的接受及對西北的認識

松浦史子*

前 言

中國西北的河西走廊，從西漢到五胡十六國時代，許多漢人為了開闢新天地或躲避中原戰亂之故而移居至此。位於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市東南方，於三危山前的戈壁沙漠上所修築的佛爺廟灣古墓群（圖 1），近年相繼出土了繼承中原漢魏文化的畫像磚古墓。

大約六百座興建於西晉、十六國時期至唐代的古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系列於墓門牆上嵌滿畫像磚的畫像磚墓（圖 2）。推測修築於西晉至前涼的一號、三十七號、三十九號、一一八號、一三三號、一〇〇一號的彩繪畫像磚墓，以及九十一號、一六七號的墨線輪廓畫像磚墓共有八座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的畫像磚中，以描繪各式各樣珍禽異獸的祥瑞圖占了壓倒性多數。除了漢代畫像墓中常見的麒麟、鳳、赤雀、白兔、千秋、白虎、青龍、赤鳥等傳統圖像，還能見到受福、舍利、尚陽、鼉鼉、戲豹、河圖、洛書、萬鱸、兒魚等別處幾乎見不到的珍奇祥

* 松浦史子，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文學部（國文科）、大學院（國際日本學研究科）准教授。

¹ 除了 1 號、1001 號墓（莫高窟內保存的翟宗盈墓）的畫像以外，其餘皆刊載於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戴春陽主編：《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該墓群的發掘史與題記整理，參照北村永：〈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および敦煌莫高窟における漢代の傳統的なモチーフについて〉，《佛教藝術》第 285 號（東京：毎日新聞出版，2006 年 3 月），頁 25-44；河野道房：〈敦煌佛爺廟灣西晉墓畫像磚資料稿〉，《人文學論集》第 30 集（大阪：大阪府立大學人文學會，2012 年），頁 1-16。

瑞²。

現存佛爺廟灣畫像磚墓中，史料價值最高的是附有珍稀畫像內容題記的一號墓。關於該墓，至今為止尚未有出版的考古報告，也未聽說今後有出版計畫³。因此，由親身參與發掘活動的殷光明所撰寫、北村永所譯的〈敦煌西晉墓出土の墨書題記畫像磚墓をめぐる考察〉一文⁴，便成為考察該墓最早且最詳細的論文，不可等閒視之。據殷光明所述，該墓畫像的內容繼承了漢、魏晉的傳統神話世界。其中，附有「兒魚」題記的有翼人面魚圖（圖3），即是棲息於《山海經》中北方龍侯山的「人魚」（鮓魚）；附有「萬鱸」題記的有翼人足魚圖（圖4），被認為是棲息於西方泰器山的「文鯨魚」。尤其是《山海經》中的西北異魚，多被畫入祥瑞圖中，特徵相當明確。

此外，除了一號墓以外，與此「兒魚」（圖3）同樣形態的圖，還有一三三號（圖6）與一〇〇一號墓（翟宗盈墓）⁵；與「萬鱸」（圖4）同樣形態的圖，除了一號墓以外，還有一三三號（圖7）、一〇〇一號墓，以及一九九九年發掘的99DFM1墓（圖8）。此種有「萬鱸」（文鯨魚）、「兒魚」（鮓魚）等明確名稱的例子，即使放諸全國，也僅見於敦煌佛爺廟灣一號墓。同時，兩兩成對，位於墓壁最上層的祥瑞表徵，也很值得注意⁶。但是，《山海經》中的西北異魚作為重要的祥瑞表徵，為

² 參照關尾史郎：《もうひとつの敦煌——鎮墓瓶と畫像磚の世界》（東京：高志書院，2011年）。

³ 北村永：〈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および敦煌莫高窟における漢代の傳統的なモチーフについて〉，頁25。

⁴ 殷光明著，北村永譯：〈敦煌西晉墓出土の墨書題記畫像磚墓をめぐる考察〉，《佛教藝術》第285號（東京：每日新聞出版，2006年3月），頁45-72。

⁵ 關於1001號墓，參見北村永：〈敦煌・嘉峪關魏晉墓に関する新收穫〉，《西北出土文獻研究》（新潟：西北出土文獻研究會，2010年）。該特刊中有最新調查報告，但未公開圖像。

⁶ 1號墓的祥瑞圖名稱（除了1號墓，殘存的七座祥瑞圖的名稱，乃由1號墓的祥瑞圖所推測。參考註2關尾2011年著作）。

外牆：

第一層：女媧、東王公、伏羲。

第二層：尚陽（右向）、麒麟（右向）、鳳（左向）、尚陽（左向）。

第三層：模造、洛書（右向）、河圖（左向）、模造。

第四層：赤雀（右向）、力士（右向）、力士（左向）、赤雀（左向）。

第五層：模造、模造、模造、模造。

第六層：模造、模造、模造、模造、模造。

第七層：受福（右向）、缺損、缺損、舍利（左向）。

何只在該地的畫像墓中被描繪？而這些祥瑞圖又象徵了什麼？

對此，本文首先從祥瑞畫像磚墓的建造，來探討敦煌佛爺廟灣古墓群所描繪的眾多有翼人面魚的生成背景，也就是以西晉—前涼時代對《山海經》神話的接受為線索進行考察。

一、郭璞對《山海經》中西北的認識——周穆王西征與西王母仙境

（一）郭璞對《山海經》的接受與汲冢書

經由眾多巫祝之手，直到西漢才成書的《山海經》，是中國最古老的神話地理書。其後，活躍於西晉末到東晉初年的博物學者郭璞(276-324)，為本書加上龐大注釋，試圖證實奇異的神話地理世界乃是實際存在的。

由近年的郭璞研究可知，以卜筮及祥瑞知識協助東晉中興的郭璞，將《山海經》中的神話博物學置換為天人感應的祥瑞，並以此為晉王朝祝禱，此點亦頗受矚目⁷。另一件有關郭璞對《山海經》的接受，是其與太康二年(281)出土於戰國時期

第八層：白兔（右向）、鹿（右向）、鹿（左向）、白兔（左向）。

內牆：

第一層：萬鱸（右向）、萬鱸（左向）。

第二層：兒魚（右向）、缺損、缺損、兒魚（左向）。

第三層：千秋（右向）、李廣射虎、山中虎、千秋（左向）。

第四層：模造、模造、模造、模造。

第五層：模造、模造缺損、模造缺損、模造。

第六層：白虎（右向）、模造缺損、模造缺損、青龍（左向）。

第七層：模造、赤鳥（右向）、模造、模造、赤鳥（左向）、模造。

第八層：鼈鼉（右向）、戲豹（右向）、方相氏、戲豹（左向）、鼈鼉（左向）。

⁷ 連鎖標：《郭璞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例如，郭璞在《山海經圖讚》中對白虎的讚文為「虺虺之虎，仁而有猛。其質戴皓，其文戴炳。應德而擾，止我交境」。認為現身於晉域交州的白虎乃是為晉室祝禱的瑞獸。而在《山海經》原文中為食人奇獸的九尾狐，郭璞在《山海經圖讚》中視為像是在詠嘆周文王般的祥瑞：「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郭璞的解釋是，《山海經》中的古代神話博物，其現身是與古代帝王相連結的祥瑞象徵。本文使用之《山海經》版本，為前野直彬譯註：《山海經》（以清朝郝懿行《箋疏》本為底本）（東京：集英社，1975年）和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

魏襄王墓的汲冢書之關連性。汲冢書是當時新出土的資料，傳述了許多上古時期神話帝王的故事。郭璞為汲冢書中的《穆天子傳》作注，在郭璞的理解中，《穆天子傳》所記載的上古穆王傳說，與《山海經》的神話世界密不可分，此點亦不可輕忽⁸。

（二）郭璞的《山海經》注與序中的西王母仙境與穆王西征

《山海經》中記載五方諸山物產和諸神情報的〈五藏山經〉，只有〈西山經〉與〈西次三經〉以華美的韻文描寫仙境。關於這一點，開啓近代《山海經》研究的小川琢治指出，這是因為很早就有前往西方尋求仙境的想法⁹。到了魏晉時代，隨著神仙道教之說的興起，更強化了對西方仙境的渴望。以此為基礎，本文更留意到，郭璞對《山海經》西北世界的認識，不僅是單純的仙境，而是與《穆天子傳》中的周穆王西征有一種相互對應的關係¹⁰。

此點顯示於郭璞注釋《山海經·西次三經》中連綿的西方仙山敘述。從崑崙山到鍾山、泰器山、槐江山、崑崙之丘、流沙、玉山、軒轅丘等眾多西山山脈，其中，在鍾山、槐江山、崑崙之丘、玉山等條目之注釋都有徵引穆王西征的記載（參見

⁸ 吉川忠夫：〈汲冢書發見前後〉，《東方學報》第71期（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9年3月），頁69-132，根據此論文，對郭璞而言，汲冢書中的《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的出土，是確認了被司馬遷斥之為虛妄之書的《山海經》之可信度的重要證據。

⁹ 參考小川琢治：〈崑崙と西王母〉，《支那歷史地理研究》（東京：弘文堂書房，1929年），頁239。其他有伊藤清司：〈《山海經》と玉〉，《中國古代研究》第5期（東京：雄山閣，1982年），該文認為，〈西次三經〉中的神仙思想是秦漢方士所加入的內容。

¹⁰ 郭璞《山海經圖讚》中〈西山經·西王母〉：「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西山經·三青鳥〉：「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海內西經·大澤方百里〉：「地號積羽，厥方百里，群鳥雲集，鼓翅雷起，穆王旋軫，爰榮驟耳。」參見〔清〕嚴可均校輯：《全晉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122，頁2161、2160、2169。郭璞〈注山海經序〉中，提起西王母的敘述和穆王西征成對出現，十分引人注目：「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1)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2)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3)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玫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4)穆王駕八駿之乘……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轡龍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參見前野直彬譯註：《山海經》，頁34-35。

表 1；本文註 10 郭璞〈注山海經序〉中，段落 (1)、(2) 亦是如此)。尤其在《山海經》的注釋中，「西王母玉山」一條徵引《穆天子傳》之處尤多。緊接在穆王將群玉之山中採取的玉石帶回中國的段落之後（參照表 1「玉山」中郭璞注引《穆天子傳》(A)），則是引用了接下來這段謁見西王母的著名故事。

《穆天子傳》曰：「(B)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玄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C) 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嘉命不遷，我唯帝女……。」天子遂驅，升于奄山，乃記跡於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卷 2)¹¹

上文 (B) 穆王向西王母獻玉的段落，也可見於郭璞〈注山海經序〉（參註 10-(1)），接著 (C) 段落的瑤池宴，是在〈注山海經序〉中（參註 10-(2)）亦可見到的重要場景。和西王母的歌謠酬宴結束後，穆王登奄山，刻石「西王母之山」。而在彼處植槐樹這一點，郭璞與幾乎同時代的前涼張駿有共通之處，詳見下文。

表 1：《山海經·西次三經》郭璞注釋中引用的汲冢書

| 〈西次三經〉 | 《山海經》文 | 郭璞注釋引汲冢書（汲）、 《穆天子傳》（穆） |
|--------|------------------------|---|
| 崑崙山 | 〔黃帝所食〕玉膏。 | （汲）苕華之玉。 |
| 鍾山 | 人面而龍身之鍾山之子「鼓」等。 | （穆）穆王北升此山以望四野……乃為銘跡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 |
| 泰器山 | 有翼瑞魚「文鯨魚」。 | * 後述。 |
| 槐江山 | 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實惟帝之平圃。 | （穆）乃為銘跡於玄圃之上。 |
| 崑崙之丘 | 是實惟帝之下都。 | （穆）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 |
| 流沙 | 神長乘司之〔天之九德〕。 | |
| 玉山 | 是西王母所居也。 | （穆）(A) 謂之群玉之山。……穆王于是攻其玉石，取玉石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以歸。……(B) 吉日甲子……（參照上文）。 |
| 軒轅丘 | 多丹粟、多青雄黃。 | |

¹¹ 前野直彬譯註：《山海經》，頁 132。

二、張駿對《山海經》神話的接受——與郭璞的共通與相異之處

(一) 西王母仙境與前涼張駿西征——與穆王西征的關係

繼漢魏而起的晉室，因內戰外亂頻仍而逃至江南，其後的一百五十年間，華北紛紛成立了多民族王朝，開啟五胡十六國的時代。前涼作為此一時代的開端，本就據有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多數非漢民族的十六國中，由西晉漢人官僚在中國最西邊建立的地方政權前涼，是少數服屬於晉室的漢人政權¹²。而且，前涼第四代王張駿（307-346，諡號文王）和郭璞一樣，嗜讀《山海經》。這一點，不論是歷來的《山海經》研究者，或是晉—前涼的相關研究，都僅將其視為敦煌佛爺廟灣古墓群中眾多描繪《山海經》博物世界的背景，而未加以深究。

對此，本文欲著眼於郭璞和張駿都是與晉室有關的同時代人，除此之外，他們也都是經手了以《山海經》為基礎的《山海經圖讚》的文人¹³，並且他們對《山海經》的接受，背後也都具有政治意涵。

《晉書·張駿傳》中，有一段重要記錄：

永和元年……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¹⁴

這段文字，是永和元年酒泉太守馬岌呈給張駿的奏文。將酒泉南山比擬為周穆王謁見西王母的崑崙山，其所處的石室和玉堂之美，如同神宮一般。為了前涼的國祚永

¹² 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國——中國史上の民族大移動》（東京：東方書店，2013年）。

¹³ 嚴可均校輯：《全晉文》，卷122，頁2158中提到的郭璞《山海經圖讚》之嚴可均的按語中，可見《太平御覽》卷九三九中所引張駿《山海經圖讚》（原文參見本文註44），道藏本《山海經圖讚》雖雜入張駿文，但無從考訂。而在唐代類書《初學記》中早已見到張駿「山海經圖畫贊曰：敦山有獸，其名為穀，鱗形一角」，見〔唐〕徐堅：〈馬第四〉，《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29，頁704。關於張駿的文學成就，除了《山海經圖讚》以外，如《文心雕龍·鎔裁》篇中提到，張駿為謝艾、王濟文學成就的評論者；而《隋書·經籍志》中，也提到「晉張駿集八卷，殘缺」。參見〔南朝梁〕劉勰著，詹鍔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7，頁1202；〔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35，頁1065。

¹⁴ 〔唐〕房玄齡等撰：〈張駿傳〉，《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86，頁2240。

續，他建議張駿建西王母祠，張駿亦同意其所請。十六國時期的涼州，西王母也受到漢民族以外的人們所信仰¹⁵，但和前涼張駿對於西王母傳說的接受相比，不同之處乃在於，張駿把領地酒泉的南山比為崑崙，以此作為周穆王謁見西王母的場所，並將建祠作為前涼護持國家之手段。

另一方面，前涼所服屬的晉室，被北方邊境民族奪取了華北之地，是第一個被迫南遷的漢人王朝。在多民族的衝突下，中華帝國分裂為南北的亂世中，郭璞將《山海經》的神話式博物世界改易挪用為保障晉王朝正統性的祥瑞。在此，連結博物世界與古代帝王德政的意圖十分顯著（參照註7）。郭璞將《山海經》的神話世界和中華古帝王的施政相連結，並非只是把《山海經》中西王母所居的西北世界視為單純的仙境，而是將其與周穆王西征的古代帝王偉業結合為一體。

採取通史式的觀點，以《山海經》的「圖」為基礎，並讚美其神話世界的《山海經圖讚》的作者，僅有晉朝的郭璞和前涼張駿。而張駿比郭璞晚出生三十年，幾乎可算是同時代人。和《山海經》內容有所重複的《穆天子傳》，出土時間是在張駿出生的二十八年前。可說張駿透過《山海經》所理解的西北世界，是經過了郭璞對《山海經》的政治化解釋，並且他和郭璞一樣，將「西北世界」與「中華古代帝王周穆王的西征」合而為一，西北世界便化為守護前涼王朝的西王母仙境。前引建立西王母祠堂的段落，便是可資說明的例子。

有一事可以佐證，咸和九年(334)東晉授予張駿大將軍稱號¹⁶，翌年，在涼州也設立了和東晉國都同名的「建康郡」。關尾史郎認為，從此事的背景可看出張駿時期的前涼與東晉在政治上的關係¹⁷。尤其不可忽視的是，如同論文中關尾史郎基於

¹⁵ 《十六國春秋·北涼錄》：「三年二月，與西秦通和。遜西巡，遂循海至鹽池，祀西王母等寺。寺中有玄石圖，命中書侍郎張穆為賦，銘於寺前。」參見〔宋〕李昉等編：〈北涼沮渠蒙遜〉，《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124，頁603。

¹⁶ 「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為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為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房玄齡等撰：〈張駿傳〉，《晉書》，卷86，頁2238-2239。

¹⁷ 關尾史郎：〈内亂と移動の世紀：4-5世紀中國における漢族の移動と中央アジア〉，《專修大學社

《晉書·張駿傳》中所強調的（參見註 16），前涼與東晉間的往來，正是始於東晉授予張駿大將軍稱號的咸和九年以後¹⁸。當確立了張駿時期此種與東晉的服屬關係和交通往來後，不僅可得知張駿已明白郭璞的《山海經》注及《山海經圖讚》乃是為了主張東晉政權正統性的這一訊息，亦使張駿之所以親自撰寫《山海經圖讚》的背後意圖更加清晰¹⁹。

雖然如此，和郭璞對《山海經》中西北世界的認識不同的是，張駿統治時期，前涼將領土往西方推進的擴張行動。五胡十六國時代，君臨華北時間最長的漢人政權，便是張氏的前涼；自從創建者張軌以來，前涼君王即負責守護晉室的西方一職²⁰。其中，更以前涼全盛期——張駿時代的西域事功至為卓著，其為傾頹的晉室擴張領土至龜茲、鄯善、焉耆；咸和初年更擴張至高昌²¹。由此可以推知，相較於郭璞對《山海經》中西北世界的認識，前涼張駿的西域政策乃是有意識的自比為周穆王，並成就其在中華帝國領土進行西向擴張的功業。

（二）張駿西征與「槐」樹——與穆王西征的共通之處

上述推論的佐證之一，即是《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中關於張駿移植「槐樹」至中國的記錄。張駿從秦隴移植了楸、槐、栢、漆等河西地區原本未栽植的樹木，然而幾乎全數枯死。唯有酒泉宮西北的「槐樹」存活，據說西涼李暠為此寫下了〈槐樹賦〉²²。郭璞〈注山海經序〉中，亦特別提到穆王周遊天下後，將異域的珍稀鳥獸、草木寶玉等攜回中國（參註 10-(3)）。如同穆王一樣，張駿另眼看待移植到

会知性開発研究センター古代東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年報 第 5 號（川崎：古代東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2019 年 3 月），頁 8-11。

¹⁸ 參考同前註，頁 9-10。

¹⁹ 關於郭璞注《山海經》中帶有東晉所授命的政治意涵之研究，可參考拙稿：〈郭璞對《山海經》神馬「吉良」的解釋——以晉王朝授命的瑞石傳說為線索〉，《中國本土宗教研究》2022 年第 2 輯（2022 年 12 月），頁 57-77。

²⁰ 根據《十六國春秋·前涼錄》記載，四代文王張駿也在張茂四年時拜賜「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稱號。見李昉等編：〈張駿〉，《太平御覽》，卷 124，頁 600。

²¹ 房玄齡等撰：〈張軌傳〉，《晉書》，卷 86，頁 2235-2238。

²²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初，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宮之北隅，有槐樹生焉。李玄盛著〈槐樹賦〉。」見李昉等編：〈槐〉，《太平御覽》，卷 954，頁 4236。

中國的槐樹。特別重要的是，此點與郭璞引用《穆天子傳》注釋《山海經》西方仙境玉山之際，提及拜見西王母的周穆王，在奄山之石上刻了「西王母之山」，並親手種植「槐樹」之敘述相符（參前文所引《穆天子傳》原文，(C)段落中劃線部分）。即使將移植「槐樹」的重點放在實用價值的角度，亦即從張駿將「西方特產移植入中華」並試圖與《穆天子傳》相互結合的行為來看，應該可以看出前涼全盛時期的張駿，其西域政策欲與古代穆王西征扣合的意圖吧²³。

如本文所論述，郭璞對於張駿欲將《穆天子傳》與《山海經》中之世界構想相互結合的影響極大。然而，相較於郭璞在江南所建構想像的西王母仙境，而從地緣政治學之特質來觀察在中國西北成立政權的前涼，可知二者同樣處於南北朝初期，且皆以融合古代帝王傳承的《山海經》世界來證成漢人王朝的正當性，但郭璞與張駿對於西北的觀念也有相異之處。

以上述晉朝和其西方守護——前涼政權中對於《山海經》的接受所產生的共同點和相異處為線索，本文將從該時期河西敦煌畫像墓中的有翼人面魚進行考察。

三、佛爺廟灣畫像磚墓中所見的人面魚、飛魚

(一) 環繞佛爺廟灣墓中瑞魚圖之問題點

佛爺廟灣畫像磚墓的墓主，由其畫像題材與墓葬形制，推測是繼承漢魏文化的敦煌漢人豪族地主²⁴。不過因為這些畫像磚墓未曾發現墓誌銘，目前只能由墓的構造或陪葬品來推敲其建造年代。

關於該墓的成立年代，有「西晉成立」說與「前涼成立」說二種。在此，筆者想具體檢視這兩種觀點。關於「西晉成立」說，殷光明推測，附有「題記」且資料價值極高的一號墓的成立年代，應為西晉早期²⁵。然其唯一論據，乃是除了一號墓以外，僅僅是將其他四座畫像磚墓的器形與紋樣與附近墓葬出土的陪葬品相互比較後

²³ 西涼與前涼同樣是五胡十六國中少數的漢人王國。西涼王李暠為張駿所移植的槐樹歌詠了〈槐樹賦〉，表示對該時期西北的漢人王朝而言，從異域移植植物的行為，可與被中華帝國視為理想君王的周穆王的行為相互連結。

²⁴ 殷光明著，北村永譯：〈敦煌西晉墓出土の墨書題記畫像磚墓をめぐる考察〉，頁 63-67；關尾史郎：《もうひとつの敦煌——鎮墓瓶と畫像磚の世界》，頁 13-45、93-94、123-126。

²⁵ 殷光明著，北村永譯：〈敦煌西晉墓出土の墨書題記畫像磚墓をめぐる考察〉，頁 51。

所得出的判斷²⁶，缺乏決定性的證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比一號墓略早發掘的一三三號墓之祥瑞圖案，與一號墓幾乎重複，然其建造時代，則有何双全主張的前涼張寔—張駿時期之說，但此說也並未提出明確根據²⁷。

從這兩種說法出發，本文以一三三號墓及一號墓為中心，並參照《山海經》相關的祥瑞圖，以及郭璞和張駿基於「山海經圖」而創作的《山海經圖讚》。同時，二者將《山海經》與穆王西征相互連結的現象，也可作為新的依據²⁸。由此可以推知此墓的成立時代，與前引何說一致²⁹，為前涼張寔—張駿時期所建；墓主則推測是與前涼王權有強烈連結的敦煌漢人豪族³⁰。

然而，在先行研究中或在殷光明論文中亦曾提到，《山海經》中的人魚並非必定被描繪為有翼、有人臉或人腳。但一號墓的萬鱸（文鱈魚）形象為「有翼、人面、兩腳」；同屬於一號墓的兒魚（鮓）形象，則是「嬰兒首、四條羽翼」。關於此點，殷光明論文中並未加以說明。因此，以下將從西晉到前涼對於《山海經》的接受與其社會思想背景，考察僅見於河西前涼墓中的有翼、人面萬鱸與兒魚的現象，並陳述己見。

（二）《山海經》中西北仙境的魚類——飛魚與人面魚的融合

在先秦文獻中，僅出現於《山海經·西山經》中的「文鱈魚」³¹，是「見則天下

²⁶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戴春陽主編：《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頁 100-103。

²⁷ 何双全：〈敦煌新店台、佛爺廟灣晉至唐墓群〉，《中國考古學年鑑 198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頁 247-248。

²⁸ 此種其他地區的祥瑞圖並未發現的罕見例子，除了《山海經》的兒魚、萬鱸以外，也不可錯過出現於汲冢書之《穆天子傳》中幫助穆王周遊天下的鼃鼃。（鼃鼃除了本文註 10-(4) 郭璞〈注山海經序〉中提到外，還有郭璞〈江賦〉中所提到之「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于鼃鼃」。參〔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卷 12，頁 245a。）可說墓主所在的文化圈與晉到前涼的郭璞和張駿的情況一樣，對《山海經》的接受也有與《穆天子傳》相互連結的傾向。

²⁹ 何双全：〈敦煌新店台、佛爺廟灣晉至唐墓群〉，頁 247-248。

³⁰ 前涼與敦煌漢人豪族的關係，可參考榎一雄：《敦煌の歴史》（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 年）所收之〈五胡十六國から南北朝時代〉；佛爺廟灣墓群中包括了敦煌漢人豪族之張弘一族的墓，可參照關尾史郎：〈敦煌の古墓群と出土鎮墓文（上）〉，《資料學研究》第 4 期（新潟：新潟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2007 年 3 月），頁 23-25。

³¹ 參考松田稔：〈災異と休祥〉，《《山海經》の基礎的研究》（東京：笠間書院，1994 年），頁 357-

大穰」的祥瑞之魚，「魚身而鳥翼……常行西海³²，游於東海，以夜飛」（表 2-(F)），亦是古代的有翼飛魚。不過，在《山海經》的西方仙境中，也有和所謂「龍魚」、文鯤魚一樣，「狀如鯉魚」的飛魚（表 2-(E)），是「神聖乘此以行九野」的祥瑞之魚。

表 2：《山海經》中的人魚、人面魚、飛魚的相關記載

| 種類 | 地點 | 人魚、人面魚、飛魚相關記載 |
|---------------------|---------------------------------|--|
| (A) 人魚① | 〈中山經〉 (熊耳之山、陽華之山、朝歌之山、箴山、傅山) | 無「四足、有翼、人面」的記載。 |
| (B) 人魚② (郭璞注中為鯢) | 〈北山經〉(龍侯之山) | 泱泱之水出焉……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鯢」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郭注：人魚，即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食之無癡疾。 |
| (C) 人魚③ | 〈西山經〉(竹山) | 無「四足、有翼、人面」之記載。 |
| (D) 人面陵魚 | 〈海內北經〉(姑射國) |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圖 5) |
| (E) 人面飛魚、龍魚 | 〈海外西經〉 (「諸夭之野」之後) |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鯉。一曰鰕。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楚辭·天問》洪興祖注中引《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 |
| (F) 飛魚、文鯤魚 | 〈西山經〉 (泰器之山、觀水) | 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於東海，以夜飛……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 |
| (G) 人面魚身神① | 〈大荒西經〉(互人國) | 有互人之國。(郭注：人面魚身……是能上下於天。)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顛頊死即復蘇。 |
| (H) 人面魚身神② | 〈海內北經〉(冰夷) | 維冰夷恒都焉(郭璞云：冰夷，馮夷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冰夷人面，乘兩龍。 |

如將《山海經·海內西經》所記「陵居」之「龍魚」(表 2-(E))與《楚辭·天問》中洪興祖注「鯢魚」所引《山海經》的姑射山相關佚文來合看的話，可知其

379。

³² 《初學記》中將「行」作為「從」，故解為「從」。

與《山海經·海內北經》中棲息於姑射國海中的人面陵魚（圖 5），應可視為同一物（表 2-(D)）。若是如此，大概可以推測：一號墓萬鱸表徵的不只是《山海經》中古代的西北瑞魚「文鯨魚」，就其人足、人面的要素來說，亦和同樣棲息於《山海經》西北，有人面、手足的「陵魚」³³ 相同。萬鱸兩條羽翼的元素，也是根據同屬西北的飛魚「龍魚」形象而來。

此外，《山海經》中記載「龍魚……一曰鰕」（表 2-(E)），漢代字書《爾雅·釋魚》亦言「鰕大者，謂之鰕」，所以《山海經·海外西經》的瑞魚「龍魚」，不僅只是「陵魚」，透過「鰕 = 大鰕」的注解，亦可連結至《山海經·北山經》中棲息於龍侯之山的人魚「鰕」（表 2-(B)）³⁴。殷光明將一號墓的兒魚解為郭璞所注「聲如小兒啼的四足之鰕」，是《山海經·北山經》的人魚（鰕）³⁵。不過，《山海經》及郭注中並沒有「人面、有翼」的元素。然而，佛爺廟灣墓的兒魚圖特徵為「嬰兒首、四條羽翼」（圖 3、6），是《山海經·北山經》中四足人魚「鰕魚」的形象，由於二者同為《山海經》西北仙境的異魚，因此西晉到前涼時期，位於西北地區人面、有翼的「陵魚」與「龍魚」，可能是同一種魚的這種推測，應可成立。

（三）復活的古代西北人魚——半人半神的復活神

棲息於《山海經》西北仙境水中的人面魚，不是只有陵魚、龍魚、人魚，那裏也是黃河神——「人面魚身的冰夷」住處（表 2-(H)），以及「氐（互）人國」（表 2-(G)）「半人半魚的復蘇神」等棲居的空間。根據松岡正子的說法，《山海經》中西北的人面魚身、人面龍身的「龍魚、陵魚、人魚、冰夷」等，是水中大魚或蜥蜴一類的生物，為神明所附身因而人格化的形象。那些轉化之物，就是氐人國的人魚，或是后稷、顓頊等「西北的半人半魚（龍）的復活神」³⁶。若真是如此，則晉到前涼敦煌墓中的眾多神話神仙式人面魚形象，應該也可訴諸於《山海經》中西北的古代人魚，即人面魚身、人面龍身的復活之神吧³⁷！

³³ 現存的《山海經》圖為明以後之產物，但臉部造形也和萬鱸圖相通（圖 4、5）。

³⁴ 參考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269。

³⁵ 殷光明著，北村永譯：〈敦煌西晉墓出土的墨書題記畫像磚墓をめぐる考察〉，頁 58-59。

³⁶ 松岡正子：〈人魚傳說——《山海經》を軸として〉，《中國文學研究》第 8 期（東京：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1982 年 12 月），頁 49-66。

³⁷ 實際上，從佛爺廟灣的前涼一晉墓中，也出土了人面龍身神的畫像磚，如圖 9。

綜合上述論點，《山海經》中西北古來的文鰩魚或鮓魚和「龍魚、陵魚、冰夷、氐（互）人」混交，而能生出如一號墓中有翼、人足人面的萬鱸，或有翼、人面的兒魚的原因，可歸因於它們全部是棲息於《山海經》西北仙境的古代神話魚龍之屬。不過，在《山海經》的西北條目中，為何記錄數量如此龐大且「擁有人類要素的異形魚龍」呢？關於此點，本文想將十六國初期，同樣大量描繪此類祥瑞的河西墓一併納入討論，以進行思考。

四、西北的飛翔人面魚「鮓魚」、「萬鱸魚」的誕生

（一）前涼對《山海經》中人面的接受——西北古來的鮓魚信仰

西晉到五胡十六國初期，從中國東北到朝鮮半島一帶，所建造的漢人移民墓穴中，多有源於《山海經》中人面鳥的圖像。筆者在先前的研究中，推測其歷史背景乃是東夷自古相傳的鳥類圖騰信仰³⁸。而且，在動盪的晉至十六國初期，逃至中原邊疆地帶的漢人，可能將古代《山海經》中的神話世界，作為是支撐他們漢民族文化認同的一種象徵。筆者也指出，各地基於自古相承的信仰，因而選擇了不同的《山海經》中（人面）異形的圖像，此點也很明顯。

晉至十六國初期，在中華帝國邊緣的漢人移民墓葬圖像中，可見到此種接受《山海經》神話世界的特徵。本文試圖檢證，在同時代、同樣位處中華帝國邊緣，河西敦煌的漢人墓葬中，僅見的人面魚圖像多次出現的原因。自古以來，中國西北地方就有人面人足的鮓魚信仰，尤其在甘肅到陝西一帶，出土彩陶中的眾多人面鮓魚圖，便帶有仰韶文明（馬家窯文化）的鮓魚圖騰信仰（圖 10）³⁹。若真是如此，則原本是先秦神話地理書的《山海經》，其西北條目中記載眾多擁有人臉或人手、人足的魚類（龍魚、陵魚、人魚〔鮓〕），以及晉至十六國初期的河西敦煌漢人墓葬中，選擇描繪《山海經》中西北古來的神話人面魚的現象，應該都和仰韶文明中「河西古來的人面鮓魚信仰」密不可分吧。

亦即，在晉到十六國的多民族動盪時期，逃到中國東北的漢人墓中，因為當地

³⁸ 松浦史子：〈平昌五輪に現れた人面鳥の正體は——《山海經》の異形と中華のキワ〉，《アジア遊學》第 239 號（東京：勉誠出版，2019 年），頁 182-187。

³⁹ 參考殷偉、任玫編著：《中國魚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一章〈遠古彩陶魚文〉中之第三節「鮓魚紋彩陶瓶」。

傳統的東夷鳥信仰，使他們選擇了《山海經》中的人面鳥圖像。同樣地，敦煌漢人墓中，之所以描繪《山海經》中西北古來的人面魚，正是因為承襲了河西根植於遠古時代的人面鮪魚信仰，而此信仰支撐著敦煌漢人作為漢文化繼承者的自我認同，具有文化象徵的功能。

（二）晉與前涼對《山海經》中神話的接受及神仙道教和儒教——連結天地的西北祥瑞之魚的誕生

敦煌前涼墓中的祥瑞圖裏，源於《山海經》的有翼人面魚之所以被描繪為祥瑞之魚的原因，既有河西地區古來人面魚之鮪魚信仰的基礎，也不可忽略當時盛行於河西敦煌的神仙道教的影響。

近年興盛的中國道教考古研究，從敦煌出土的魏晉到十六國時代的文物中，發現會受到神仙道教的影響⁴⁰。從該時期新出土的材料看來，棲息於《山海經》中古代西北仙境「擁有人面的神話魚龍類」（人面魚身的復活之神），也在魏晉到十六國時期，受到普及於河西的神仙道教影響，轉化為能使死者復活，或是幫助死者昇天的神仙瑞魚「萬鱸」、「兒魚」，因此多被描繪於該地的死後世界中。

「連結天地的西北瑞魚」之所以能成立，儒教的影響也相當重要。人間統治者如行德政，則「天」便會降下祥瑞的這種思考方式，源於支撐著漢代儒教的天人感應說。如本文開頭所述，《山海經》中古代的異形神話博物學，被郭璞挪用為祝禱晉王朝的祥瑞，這與儒教的崇天思想並非毫無關係。而敬奉儒教的前涼張氏政權，在《晉書·張軌傳》中，記錄了不少天人感應式的祥瑞符應，以讚揚創建者張軌和文王張駿治下的河西榮景⁴¹。

然而，郭璞的思想雖被指出傾向於儒教和神仙道教，但也不可忽略其思想中與

⁴⁰ 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第2卷，頁552-559；第3卷，頁801。在張氏前涼時代，涼州一帶流行天師道，以天帝為至高神明，此書舉出了張駿在酒泉南山建立西王母祠的史傳（參見本文第二節）作為根據。

⁴¹ 前涼有龍、鷲（《太平御覽》卷9〈風〉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張軌有張掖的玄石圖（《晉書·張軌傳》）、白魚（《太平御覽》卷935〈魚〉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嘉麥一莖九穗（《太平御覽》卷838〈麥〉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張駿有黃龍（《晉書·張軌傳》）、天麥（《太平御覽》卷838〈麥〉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等祥瑞的記錄，白魚和黃龍等龍魚類的祥瑞也受到注目。而張軌的時代出現的玄石圖和東晉的關係，參考註19拙稿。

「天」的關係⁴²。郭璞《山海經》中對於西北仙境的認識，和統理「天」的天帝世界密不可分。譬如《山海經》中西北的槐江之山或崑崙丘（參表 1），乃是「天帝都邑之在下者也」。相對於此，郭璞在《山海經》注釋中，特別記下周穆王登頂刻銘之事，而在「玉山」的相關記述中，《穆天子傳》亦有西王母自稱為「天帝之女」的記載⁴³。也就是說，郭璞心目中天帝之女西王母所掌管的西北仙境，既是《山海經》和《穆天子傳》相互結合的古代神話世界，同時也是最接近古代帝王亦試圖接近的儒教式的「天帝所居的天界」。

另一方面，在晉王朝的西方守護——前涼漢人政權看來，他們所居住之處，正是和天帝之女西王母所護持、《山海經》及《穆天子傳》所描繪的神話式仙境接壤之地。這種前涼人對西北的認識，是將張駿的治世比擬為穆王；將他們領地內的南山，比擬為西王母的崑崙山。而該地建立了護持前涼王權的西王母祠，便是極具象徵意義的表現。

不論以同時代的或是以通史的角度來看，張駿和郭璞一樣，對異魚十分有興趣，而此興趣與《山海經》的異魚世界是相互連結的。關於此點，《太平御覽》卷九三九〈飛魚〉項目中收錄的《山海經·飛魚圖讚》中，只收了郭璞和張駿的例子⁴⁴，可以為證；而明朝的楊慎也是《山海經》的注釋者，他的〈異魚圖讚〉在《四庫提要》的按語下，被評為「效郭璞、張駿之贊體」，也可成為旁證。郭璞在將《山海經》的神話式博物世界替換為稱揚晉王朝繁榮的祥瑞物時，西北博物學尤其受到重視⁴⁵，由此可以看出，《山海經》中西北仙境的異魚，透過了郭璞和張駿，化

⁴² 前引連鎖標《郭璞研究》第三章第一節「郭璞儒家思想考」中，亦認為郭璞之思想是「儒道雙修」。

⁴³ 郭璞認為西王母乃天帝之女，在前述郭注引《穆天子傳》（(c) 段落劃線部分）及郭璞《山海經圖讚·西王母》中（參見本文註 10）亦明確提到。

⁴⁴ 李昉等編：〈飛魚〉，《太平御覽》，卷 939，頁 4173：「郭璞《山海經圖·飛魚讚》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張駿《山海經·飛魚讚》曰：飛魚如鮒，登雲遊波。」《太平御覽》卷九三九〈飛魚〉項目中，除了《山海經》所記載的飛魚之外，僅有收入晉朝王嘉的《拾遺錄》中「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死百年生。故甯仙〈遊涉七言頌〉云：『著藻灼爍千載舒，萬齡暫死餌飛魚。』」的神仙般飛魚。由此可知，西北的神仙般飛魚的記述，和相繼成書的兩種《山海經圖讚》一樣，都同樣集中於晉到十六國初期的文獻之中。

⁴⁵ 郭璞《山海經圖讚》中除了雄常樹、鸞、騶虞等，金睛的吉量、開明獸、白虎或白狼等西北的博物，也多被詠為祥瑞之物。其中西北仙境的白（金）色瑞獸較多，大概是因為五行之說裏，白 = 西（金），在五行相生說中，晉乃金德之故。深入的論述，請參考註 19 拙稿。

身為守護前涼（晉）王朝安寧的儒教式及神仙式瑞魚的可能性。

代結語

透過以上論述，本文想重新看待敦煌佛爺廟灣一號墓中，內壁最上層、最接近天的地方所描繪的重要祥瑞，亦即是源於《山海經》的有翼、人面的瑞魚圖。在此，輔翼前涼的敦煌漢人豪族將自己的住處比附為《山海經》中的西北仙境⁴⁶，同時，透過郭璞與張駿的置換，使得西王母仙境的神話人面魚化身為天人感應的儒教式神仙祥瑞⁴⁷，轉而為該地的漢人祈福，表現出作為守護死後世界的文化象徵之意圖。

在西晉到五胡十六國初期的多民族、多文化之間激烈衝突的時代中，《山海經》古代神話中的異形博物世界，並非僅僅為在江南找到活路的東晉漢人王朝祝禱。尤其，當時受到戰國魏襄王古墓出土的汲冢書《穆天子傳》影響，兩晉的郭璞，將棲息於西王母仙境中的異魚與中華古代帝王周穆王的西征故事相結合；前涼漢人王朝的第四代王張駿接受並承繼了《山海經》的內容，且以此作為基礎，融合了深植於古代河西的人面鮞魚信仰、晉到十六國時普及於河西地區的儒教崇天思想，以及神仙道教的昇天與不老、不死等思想，保障了守護晉室西北玄關的前涼漢人之死後世界的安寧，使其成為了重要的祥瑞表徵。

⁴⁶ 根據殷光明的說法，2009年所整理的1999年出土之佛爺廟灣墓（99DFM1）畫像磚中看到的西王母（圖11）和三青鳥的畫題選擇，反映了該墓群建造於西王母的使者三青鳥所棲息的三危山（《山海經·西山經·西次三經》）山麓的立地條件。而在郭璞的《山海經》注及《圖讚》中，三青鳥也與穆王西征被看作是成對的事物（參本文註10，《山海經·西山經·三青鳥》引《竹書》）。見殷光明著，北村永譯：〈敦煌西晉墓出土の墨書題記畫像磚墓をめぐる考察〉，頁63-66。

⁴⁷ 實際上，在現存張駿《山海經·飛魚讚》（參本文註44）中，亦可窺見張駿認為，《山海經》的飛魚是與神仙世界相通的跡象。

附記一：本研究為鹿島美術財團「美術史相關研究調查補助」（2019 年度）、二松學舍大學國內特別研究員特別研究費（2019 年度）及日本科學研究費「古代東アジアの祥瑞と王權——漢～唐代の瑞獸圖像をめぐる學際的研究（22H00620：基盤 B：代表者松浦史子）」補助的成果。而在佛爺廟灣的調查上，得到甘肅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前館長（現任復旦大學）王輝教授的厚誼。在此致上真摯謝意。

附記二：本論文翻譯得到高彩雯與林桂如（政治大學）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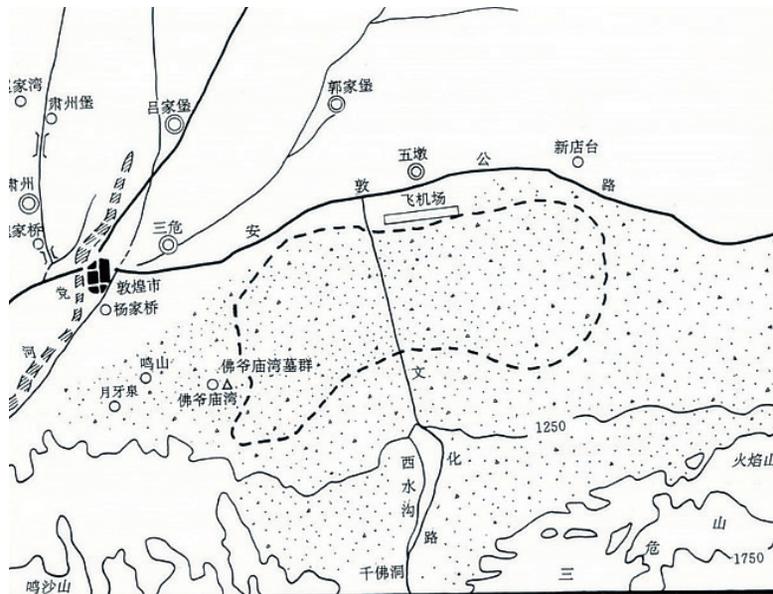


圖 1：敦煌佛爺廟灣墓群（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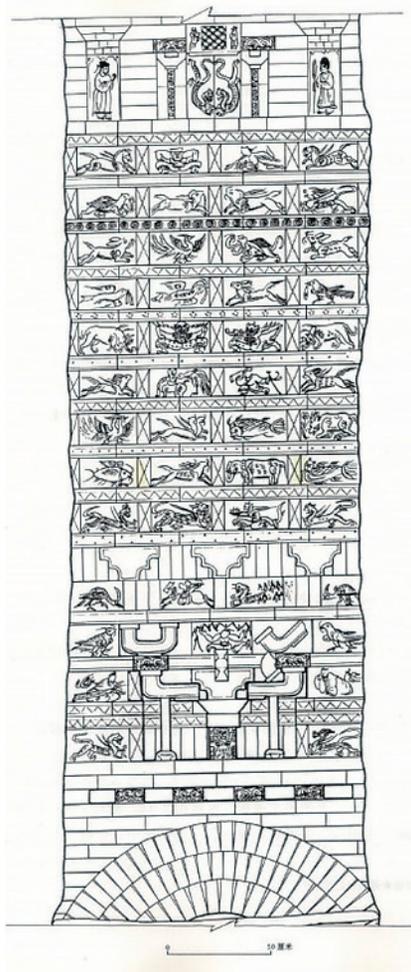


圖 2：敦煌佛爺廟灣晉—前涼墓，133 號墓壁畫（出處同上）。



圖 3：敦煌佛爺廟灣晉—前涼墓，1991 年出土 1 號墓，題記「兒魚」的人面魚（敦煌市博物館編：《敦煌文物》〔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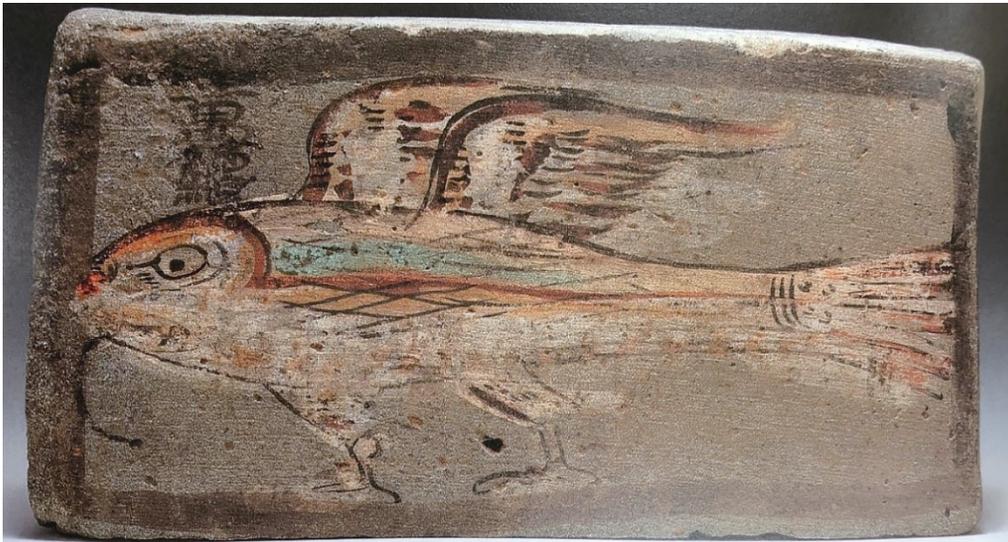


圖 4：敦煌佛爺廟灣晉—前涼墓，1991 年出土 1 號墓，題記「萬鱸」的飛魚（出處同上）。



圖 5：《山海經·海內北經》「陵魚」圖（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6 年〕）。

* 腳和臉與佛爺廟灣的「萬鱷」圖（圖 4）相似。



圖 6：敦煌佛爺廟灣晉—前涼墓，1987 年出土 133 號墓的「兒魚」（出處同圖 1）。



圖 7：敦煌佛爺廟灣晉—前涼墓，1987 年出土 133 號墓的「飛魚」（出處同圖 1）。



圖 8：敦煌佛爺廟灣晉—前涼墓，1999 年出土 99DFM1 墓的「飛魚（萬鱧）」圖（敦煌市博物館編：《敦煌市博物館館藏珍貴文物圖錄》〔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17 年〕）。



圖 9：敦煌佛爺廟灣晉—前涼墓，1999 年出土 99FDM1 墓的「人面龍身神」圖（出處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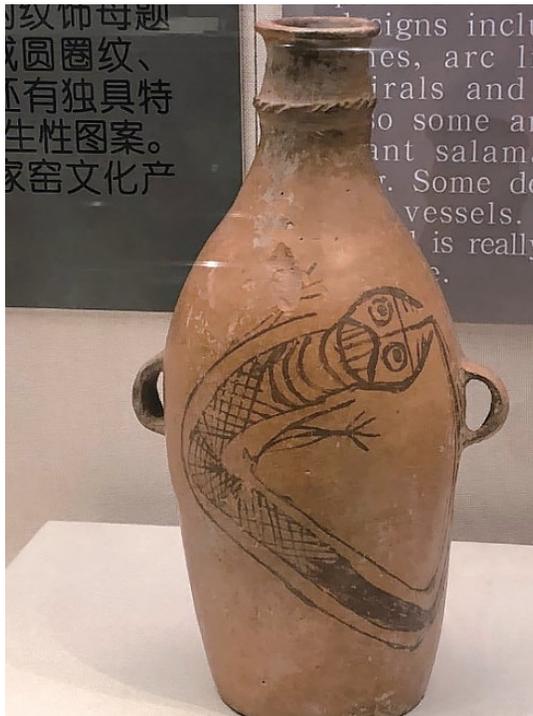


圖 10：仰韶文明（馬家窯文化）彩陶中常見的「人面鮫魚」圖（甘肅省博物館收藏，2018 年 8 月松浦攝影）。



圖 11：敦煌佛爺廟灣晉—前涼墓，1999 年出土 99FDM1 墓的「西王母」圖（出處同圖 8）。

* 同圖下方三磚上有三隻青鳥圖。

